

大唐泰斗

韩愈，字退之，唐代杰出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。



韩愈一生刚正不阿、以民为本，竭力弘扬儒教、倡导古文，被后人誉为「百代文宗」和「唐宋八大家」之首。这部小说以「奇志篇」、「奋进篇」、「正气篇」和「尽瘁篇」四部分，描写了韩愈的光辉一生。

河阳柳·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

韩愈

(下册)



大唐泰斗

韩 愈

下 册

河 阳 柳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第十一卷 义愤雪柳涧

第 81 章

过西岳评说往事 宿华州巧遇民怨

韩愈等人过了潼关，来到华山脚下，只见莲花、落雁、朝阳三峰直插霄汉，浮现于乱云飘渺之中。李贺望着华山之巅，向着韩愈道：

“观先生《古意》，给人以神奇、梦幻之感！其所写之奇，夸张之妙，寓意之深，情感之浓，真乃令人叹为观止！”

贾岛向着李贺道：“先生这首《古意》，可与李白的《西上莲花山》和《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》相媲美，很有些李白的浪漫诗风；而且其气势更加恢宏，意境更加瑰丽，笔法更加飘逸，想象更加丰富！”

韩愈不由笑道：“二位过奖了。李白乃我朝最杰出的浪漫诗人，其诗赋气势雄伟，惊俗赅世，以驰骋想象，姿意挥洒，描写了奇谲壮丽的世界，给人们呈现出梦幻般的神仙天地。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学生之诗怎敢与之相提并论！”

李贺向着韩愈道：“听说先生当年登临华山，遇悬崖绝壁，惊魂夺魄，九死一生，可有此事？”

韩愈听后，看了看云雾之中的莲花峰，感叹地道：“当年学生心高气盛，而且极喜寻幽觅胜，故被学友鲍溶所邀，登临华山绝顶。谁知上山容易下山难，那日又偏遇天降暴雨，石光路滑，更兼大雾弥漫，乱云飞渡。学生本有恐高之症，又见一游人堕入绝壁峡谷，更加腿软目晕，寸步难移。想到父兄所嘱，昔日之志，不觉懊悔不已，不该为一时之兴，而冒此大险！”

贾岛接口道：“听传言说，先生在山上度不可返。曾写下绝命书，投于

山下，被人拾之，送与华阴县令，华阴县令来到山下，百计取之，乃下，可否属实？”

韩愈不由笑道：“此说学生也曾所闻，纯属无稽之谈。试想那时学生困在山上，哪来的纸墨笔砚，如何写得绝命书？再者从山上到华阴县城来往百十余里，华阴县令如何能接到学生之书，又如何能前来相救，岂不荒唐可笑！”

“那先生是如何脱离险境的？”李贺看着韩愈道。

“当时学生依坐在一块大石旁，望着四周云遮雾障、茫茫深谷，追悔莫及、一筹莫展。多亏了好友鲍溶、张琰二人想出一策，向云台寺僧人借来绳索一条，系在学生腰间，他二人前后把持，学生方下得绝壁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李贺和贾岛听后，俱点了点头。

皇甫湜道：“市井所传，无奇不有。说不定若干年后，人们还要在这华山绝壁之处，为先生建一投书亭呢。”

韩愈听后，遂笑道：“学生乃一平凡之人，怎会为后世所关注！此种无稽之谈，用不了多久，便会烟消云散也！”

第二天傍晚，大家来到华州城驿馆，只见驿馆门前围着许多百姓，吵闹叫喊之声沸沸扬扬，驿馆院内站着不少差役捕快，个个剑拔弩张，如临大敌。

韩愈等人见此甚感诧异，慢慢分开众人进入馆内。那驿丞见韩愈等人到来，忙迎出大厅，令人接过马匹，将韩愈等人导入客房。

韩愈望了望院中的差役捕快，向着馆丞道：“此处发生了什么事？怎这么多百姓围在馆驿外面？”

那馆丞见问，谨慎地看了看门外，向着韩愈道：“几位大人从哪里来？可是到京城去？”

“我们从东都而来，正要进京公干。”皇甫湜向着馆丞道，然后指着韩愈道：“这位是新任兵部朝议郎韩愈、韩大人。”

那馆丞听后，忙又向韩愈施礼道：“久闻韩大人之名，今日有幸相见。”然后又看了看院中，小声地道：“前任华州刺史阎大人，现住在小人的馆内。因其在任时横怨暴敛，民怨极大，周围几个县的百姓闻知后，前来向其讨说公道。”

那馆丞刚讲到这里，忽听门外有人传唤，忙道：“诸位大人先洗漱休息，小人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忙拱手离去。

韩愈见此，大感困惑，不由向着皇甫湜道：“这华州刺史阎济美，虽不相往来，但闻说此人极善官场之道，怎会弄得如此民愤之大？”

皇甫湜正要答话，只听门外又传来一阵呼喊和骚动之声。皇甫湜看了看院内，向着韩愈道：“这阎济美定是在华州为政不贤，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，

故而引起百姓动怒。待学生前去打探一下便知。”说罢转身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皇甫湜回来，身后还跟着两位儒士。一人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身体颀长；另一人眉清目秀，皮肤白晰，举止潇洒。二人年龄都在30岁左右。韩愈一看，不由现出惊喜之色。那二人迎着韩愈便倒身下拜，高兴地道：“先生这一向可好？真想煞我们了！”

韩愈忙一把扶住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怎在这里？”

那个浓眉大眼的儒士道：“我俩前往华山游玩，回来路经这里，就住在前排的客房里。刚才在院中观看，正好遇到皇甫大人，言道先生赴京就任，也住在这里。这简直是喜从天降！我二人不容皇甫大人分说，便拉着他来见先生。”

韩愈激动地拉住二人的手道：“你们二人这几年可好？这一向都在哪里？李绅他们都好吧？”

那位眉清目秀、举止十分洒脱的儒士道：“先生自分司东都后，我们这些人就各奔东西了。我和述古连着三次参加吏部铨选，结果都榜上无名，李绅于前年高中博学宏词科，现任校书郎之职。其他几位：侯云长、尉迟汾、李翊等人，进士高举后，也参加过几次吏部科试，但都名落榜外，现在不知身在何处。”

李贺和贾岛见韩愈与这二人如此亲热熟悉，料定必是昔日学子挚友。韩愈高兴地向着他俩道：“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。”说罢，指着那个浓眉大眼的儒士道：

“这位姓刘名述古，河东太原人氏、贞元二十一年进士、父曾官拜太子宾客。”说罢指着那位眉清目秀的儒士道：“这位姓韦名群玉，关中武功人氏，也是贞元二十一年进士，出身世代官宦书香之家，祖父曾任凤翔节度行军司马。二人皆是才华横溢、出萃拔类之人。”

刘述古和韦群玉听后忙道：“先生过奖了。”

李贺向着韩愈道：“此二位莫不是贞元十八年，先生初任国子监时，向礼部陆员外举荐的十杰吗？”

“正是，”韩愈道，“当年学生向陆员外举荐十人，经过五榜，现在已全部金榜题名。”然后转向刘述古和韦群玉，指着李贺和贾岛，也一一进行了介绍。

那刘述古和韦群玉早已闻说李贺和贾岛之名，而且拜读过二人的诗篇，久怀慕藹之心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遇，更是高兴得欣喜若狂。

刘述古道：“李公子的诗，奇艳绝伦、扬葩振藻，给人以色彩缤纷，惊魂夺魄之感；贾大师的诗，清新淡雅、珠圆玉润，读之如置身春雨梨花之中。二人的诗一浓一谈，一奇一雅，真可称为当代诗坛的‘双绝’也！实在让人羡慕！”

韦群玉接口道：“听说李公子不仅聪慧异常，而且读书习文焚膏继晷，衔胆栖冰，在诗赋领域披奇猎艳，研京练都，极力追求艺术创新；贾大师酷吟成癖，虚心好学，常常为求得一言佳句，而废寝忘食，如醉如痴。二人被世人称为诗坛两大奇人，真真令人钦佩！”

李贺和贾岛听后，忙谦逊地道：“两位公子过奖了。”

刘述古和韦群玉与李贺、贾岛见过礼后，转向韩愈道：“听说先生分司东都后，处处受到权幸和阉党的刁难与压制。虽在逆境中奋力拼搏，政绩赫然，深得东都各界赞颂，然仍被奸佞所谗，而得不到朝廷重用。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韩愈听后，不觉叹了口气，遂将这几年的情况简要叙说一遍。刘述古和韦群玉听后，俱为之愤愤不平。

大家叙说一阵，韩愈遂问及阎济美与华州百姓之事，刘述古道：“我俩也是上午才来到驿馆，正遇上百姓前来馆中找阎济美理论。阎济美其人学生早有所闻，乃是个极善投机钻营，邀功取宠之徒。平时对上司是百依百顺，极尽讨好之能事；对下属和百姓则是残酷无情，横征暴敛。当地百姓有这样的民谣：‘大王八，头朝下，看到上司像条狗！见了百姓如猛虎。’”

“唉，竟有此说！”韩愈听后不由一怔。

李贺向着刘述古不解地道：“这‘大王八，头朝下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刘述古道：“这‘大王八，头朝下’是个‘美’字，寓指阎济美。”

大家听后俱点了点头。皇甫湜向着刘述古道：“阎济美虽然无道，现已解职，闲居在驿馆之中，怎能激起如此民怨？”

韦群玉接口道：“这其中有个缘故，我俩刚来时也感到奇怪，后来一问才知底里。原来这阎济美在任时，年年巧立名目，加征税赋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去年华阴县调来一位名叫柳涧的县令，此人刚正不阿、爱民如子，到任后闻说此情，甚为愤慨，便拒绝征收以军役为名所加科赋。阎济美甚为不满。竟将柳涧停职问罪，并派出大批酷吏公差，下到华阴四乡，直接强征税赋。凡不交纳税赋的，被抓进大牢；遇抗拒抵触者，均以谋反罪论处。弄得华阴百姓家破人亡，哭声震天动地。”

“说来也巧，”刘述古接口道，“正当此时，阎济美却突然接到调任他处的诏令，由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外甥赵昌，前来接任刺史之职。这阎济美因在华州经营着几家当铺和丝绸生意，需要处理有关事宜，故暂时移居到这馆驿之中。华阴百姓闻说阎济美被调离，十分振喜。便群集来到华州府衙，向新任刺史赵昌请愿，要求去掉所加税赋，放回被关押的亲人。这赵昌和阎济美乃是同乡故友，极力为阎济美辩解，并声言所征税赋乃是前任所定，他不便进行减免。华阴百姓无奈，只好来到驿馆，找阎济美算账要人。”

韩愈听后，点了点头，感慨地道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看来一点不假。百姓是水，既能承舟，也能覆舟。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若不能为百姓谋利益，

反而去祸害百姓，迟早是会受到百姓惩罚的！”

“先生说得很是！”刘述古等人齐道。皇甫湜向着刘述古问道：“院中来了这么多捕快衙役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刘述古道：“华阴百姓来到馆驿，阎济美做贼心虚，吓得躲到屋里不敢出来，慌忙令家人去请赵昌。赵昌闻知后十分恼火，便带着大批衙役捕快来到馆驿，将百姓驱赶到大门以外。”

“现在赵昌就在阎济美的房中。”韦群玉接口道，“二人正在谋划如何应对请愿的百姓。听说已派人去传华阴县令柳涧前来解围。”

大家刚说到这里，只听院中又传来一阵喧嚣和动乱之声。不一会儿，只见驿丞忙忙走进来，向着大家道：“华阴百姓又冲进了院内，要求两个刺史给他们一个说法。现在赵昌大人已出来，准备接见百姓。诸位若有兴，不妨前往一观。”

韩愈历来疾恶如仇，忧国忧民，刚才听了刘述古与韦群玉的叙说，已是心中愤愤不平，现听驿丞言罢，便不顾一路劳顿，遂站起身道：“走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

大家走出客房，只见院中挤满了请愿的百姓，个个衣服褴褛，面黄肌瘦，情绪激愤。人群中有怀抱婴儿、手拉孩子的妇女，也有弯腰驼背、扶杖喘息的老人。哭喊叫骂之声响成一片。

韩愈等人站在一侧廊下，只见赵昌在判官、书吏等人的簇拥下，来到大厅的台阶上，跟在身后的衙役，像恶狼一样扑上前，将阶下的百姓往后推出有五六步之远，现出一块空地来。

大家一看，只见这赵昌有40余岁，短眉毛，黑豆眼，长着一张南瓜脸。他傲慢地横扫了一眼院中的百姓，声色俱厉地慢慢呵斥道：“本官不是让你们回去吗，怎么又聚众闹事，跑到馆驿来围攻朝廷命官，难道不知这是谋反行为吗？”

院中刚刚有些平静的百姓，听赵昌这么一说，马上又响起一阵议论和骚动之声。只见前排一个50多岁的老汉，向着赵昌道：“大人，我们华阴县连年遭受灾荒，今年夏季刚刚有点收成，阎大人竟擅自增加税赋，该交的都交了，不该交的也要让我们交，我们老百姓可怎么活啊！”

旁边一年近四旬儒士打扮之人，接口道：“你是新来的刺史大人，我们找你，你不管。现在华阴县的大牢里关满了交不起税赋之人，弄得百姓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！”那人说到这里，指着身边一个衣不遮体、满脸菜色、拉着两个孩子的妇女，愤慨地道：

“像张嫂，丈夫被抓进大牢，家中抛下七旬染病的老父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！大家不找他阎济美找谁去？”

那赵昌不屑一顾地看了那个儒士一眼，向着大家道：“阎大人征缴税赋，乃是执行公务，今年风调雨顺，夏粮丰收，虽说赋科增加了两成，此乃是为朝廷社稷和黎民百姓着想，一是军备所需，二是以备荒年所用。有何不可？”说到这里，他转向那个儒士，斥责道：

“那些刁民，有粮不交，抗拒朝命，已触犯我大唐律条。阎大人绳之以法，有何不妥？”

赵昌刚讲到这里，马上便在百姓中引起一阵议论。忽听人群中有人骂道：

“看来这个新刺史也是个狗官，和阎济美是穿一条裤子的，竟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话来！”

“狗日的，官官相护！阎济美不知许了他多少银子！”

“听说他和阎济美是乡党，也是个喝人血不嫌腥的家伙！”

赵昌听此，不由恼羞成怒，向着人群横扫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真的要造反不成？竟连本官也敢辱骂！”

“大人，我们不敢造反，也不想造反，你就行行善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”赵昌正要发威，只见人群前排一手扶拐杖，弯腰驼背、满头白发的老汉，搂着一个蓬头垢面、赤着双脚的小男孩，向着赵昌哀求道：

“请您高抬贵手，把抓去的人给放回来吧。今年俺们所收的麦子，全被阎大人给拿去了，还抓走了我那残疾的儿子和村里30多人。家里只剩下俺这一老一少爷儿俩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那老汉边说边痛哭起来。

那赵昌看了一眼这个老汉，把脸一扬道：“这能怨谁？只能怨你们目无王法，竟敢抗捐抗税！”

“不要求他，这些当官的心，早就让狗给扒吃了！”

韩愈一看，只见人群中间有几个人在鼓动呐喊着：

“冲进去，揍他狗日的，不给他们点厉害，这些狗官是不会发善心的！”

那赵昌见此，不由冷冷一笑，向着身边的判官和衙役道：“凡是在此闹事的，统统给我抓起来，有敢抗拒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
周围的捕快衙役见此，遂掣出腰中刀剑。只听人群中又响起一阵骚动，有几个年轻人愤怒地高喊道：

“这些狗官，一不减税，二不放人，还要继续抓人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”

“对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”

愤怒的百姓呐喊着向前涌来，眼看一场流血冲突就要发生。韩愈等人不由一阵紧张。这时，突然从人群背后传来一声呼喊：

“住手！都住手！”……

第 8 2 章

贤柳涧舍身为百姓 义退之宏论慑臬官

正当赵昌下令要镇压百姓，一场流血冲突即将发生之际，忽听人群背后有人大喊住手。在场的百姓和捕快衙役，俱都不由一怔，遂停下脚步。只见从驿馆大门外急急忙忙跑进一个人来，在场的百姓一见，马上露出惊喜之色，忙让出一条道来。

韩愈看时，只见那人 40 余岁，五官棱角分明，颌下三绺短须，脸上满是汗水。刘述古向着韩愈道：

“此人就是华阴县令柳涧。”只见百姓们高兴地同柳涧打着招呼，并互相欣喜地道：

“柳县令来了！”

“柳县令来了！我们有救星了！”

那柳涧边和百姓打着招呼，边快步来到赵昌面前，擦了把脸上的汗水，道：“下官接到大人手谕，便连忙赶来，今日怎会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那赵昌看了一眼柳涧，很不高兴地道：“看看你们县的这些百姓，简直是一群无法无天的野人！赶快让他们离开这里，否则定严惩不贷！”

“谁是野人？”

“你们横征暴敛，官官相护，还要继续抓人，这是哪家的王法？”赵昌刚讲罢，随即在人群中又响起一阵愤怒的呼喊声。

柳涧见此，忙转身向着院中的百姓道：“乡亲们，大家先静一静，消消气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常言道，有理不在言高嘛。”

只见人群前排那个儒士模样的人，也向着周围的百姓也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先不要叫嚷，听柳大人的，如果他们不减税，不放人，咱们再和他们理论不迟。”

那儒士讲罢，人群便渐渐静了下来。柳涧来到赵昌面前道：“以下官之见，百姓前来请愿，为的是取消今年多征的税赋，放出被抓到牢里的亲人。这合情合理、无可非议，大人应允许才是。否则，民心丧失，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

那赵昌一听，不由将脸一沉道：“怎么！你是来替这些刁民说话的？竟

敢用‘民心’一词来要挟本官！怪不得这些刁民如此猖獗，原来是你在背后支持纵容他们！”

“下官不敢。”柳涧也不由正色道，“下官此意乃是为朝廷社稷和大人的声誉着想。阎大人擅自加征税赋，既不合朝廷法度，又伤害了百姓的利益，应该予以纠正！古人曰：‘民以食为天，官以民为本。’下官既然肩负着朝廷圣命，身为华阴之令，所做所为，就要上对得起朝廷社稷，下对得起黎民百姓！请大人能予以理解。”

韩愈听此，不由得点了点头，向着皇甫湜小声地道：“看来这柳涧确是个刚正贤良之人！”

那赵昌自认为有宰相李吉甫为靠山，毫不把柳涧和百姓放在眼里，他看了看柳涧，冷冷地道：“本官若是不依他们的条件呢！”

那柳涧也愤然地道：“大人若是既不减税，又不放人，下官也毫无办法，但这汹汹民愤，下官实难平息！如今这华州地方，十年九灾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犹如冬日之干柴，一但有人生事，很易激起民变，势必危及朝廷社稷的安危。那时大人将难脱干系，还要请大人三思！”

赵昌嘿嘿冷笑两声，看了一眼院中的百姓，傲慢地道：“我看谁敢造反，凡肇事者，格杀无论！”

赵昌话音刚落，只见愤怒的百姓中，有几个青壮之人大声喊道：“柳大人，不要再跟这狗官磨嘴了，他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要坑害咱老百姓！”

“这狗官一点人性都没有，上去揍他狗日的！”人群中又响起一片呼喊声，随之愤怒的人群向前涌来。

那赵昌见此，忙往后退了两步，把手一挥，只见从大厅后面跑出两队官兵，一起围向院中百姓。柳涧见此，忙上前阻拦往前拥动的百姓，并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别激动，这样会出事的！”

站在前排的那个儒士也忙喊道：“大家别往前挤，听柳大人的！”但这次二人的阻拦谁也不听，院中那些被激怒的百姓，前挤后推，你呼我叫，像洪水一样往前涌来。

“不好！要出事！”韩愈见此，不由一惊。皇甫湜看着周围像饿狼一样扑上来的官兵和衙役，道：“这赵昌要动真的了，看来百姓要吃亏！”

“去，告诉赵昌，我要见他。”韩愈着急地向着皇甫湜道。

刘述古见此，忙向着韩愈道：“听说这赵昌盛气凌人，有恃无恐，从不把同僚放在眼里，先生现在去见他，若是不领先生的情，岂不使先生受辱？”

韩愈望着混乱的人群，道：“人命关天，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！”

皇甫湜疾步来到赵昌身后一官吏面前，向着那人道：“新任兵部朝议郎、上骑都尉韩愈、韩大人要拜见刺史大人，请你速速通报一声。”

那人一听，不觉一愣，韩愈之名他也多少听说过，怎么现在前来拜见？不由向着韩愈等人看了一眼，略微犹豫了一下，便来到赵昌身边，低低地道：“大人，新任兵部朝议郎韩愈，现在馆驿，欲拜见大人。”

赵昌一听，也是一怔。暗道：“这韩愈不仅文章奇秀，享誉文坛，而且刚正不阿，闻名朝野。朝中权贵是既恨之，又怕之。怎么今日来到这里！”不由向着韩愈站的地方看了看，只见韩愈仪表威严，雍容大度，身边站着五六个举止文雅的儒士，不由心中一沉，遂向着那个官吏道：“请韩大人到客厅用茶，并传令王将军、李捕头暂缓动手。”

“是！”那个官吏听后，忙转身向皇甫湜说明其意。

韩愈由皇甫湜陪同，随那官吏来到客厅，赵昌已站在门口相迎，拱手道：“韩大人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！是什么风把大人吹到这里？”

韩愈还礼道：“学生奉诏进京，路经贵地，贸然求见，还望大人海涵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赵昌故作客气地道，“大人才略纵横，嶷崎磊落，拔新领异，声震两京。本官久仰泰斗，只是无缘相见。今日大人光临，正好当面对教文章。”说罢，遂携住韩愈之手，一同步入客厅。

大家刚坐下，只听院中又传来一阵叫喊和骚动之声，赵昌不由皱了皱眉头。韩愈见此，向着赵昌道：“不知院中这些百姓为何聚集这里，大人何故要调兵进行弹压？”

赵昌刚才听说韩愈求见，已料定是为了百姓之事，现听韩愈一问，不由动气道：“今日之事，真让大人见笑了。此乃一群刁民，借阎大人调任之机，前来寻衅闹事，本官为维护前任声誉，前来调解，竟将本官也一起辱骂攻击起来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若不严加惩治，何保地方安宁。”

韩愈捋了捋颌下短须，向着赵昌道：“这处治百姓闹事，纯属大人的职责公务，学生实无意过问；然而，刚才学生看那些前来请愿的百姓，多是妇孺年迈之人，而且所提要求，关系到国家法度和百姓存亡，很是有理，应该予以准许。若是采取弹压，必然会造成流血冲突，不仅易激起民变，而且有损大人的清誉，不知大人如何看法？”

那赵昌听后，不由轻蔑地一笑，带着骄矜的口气道：“大人所言，本官实难苟同，若此，必将遗患无穷，势必带来三大弊端！”

“哪三大弊端？”韩愈微微笑道，“学生愿洗耳恭听。”

“第一，此加征税赋，乃前任所定，而且各地都是如此。本官一上任就将其废除，很易给人造成本官有意毁贬前任，抬高自己之嫌，从而引起对本官的非议。第二，这些被关进大牢里的刁民，俱是抗交税赋、不遵王法、妨碍执行公务之徒，若是将他们放出，势必形成法度废弛，今后如何治理地方！”

赵昌讲到这里，似乎有点自得地道：“这第三，若是这次将所增税赋取

消，放出大牢里抗交税赋之人，其他人不仅会视州府行为如儿戏，而且也会效仿生事；而那些刁民更会得寸进尺。今后凡是认为州府号令与他们利益不合时，便会拒绝执行、或聚众闹事，从而形成州府有令难行，有禁不止的状况！这些不知韩大人想到了没有？”

韩愈待赵昌讲罢，不禁又微微一笑道：“赵大人所言虽不无道理，但依学生之见，这取消所加税赋，放出大牢里的百姓，不仅不会出现上述之弊端，反而还会有三大好处；否则将会带来三大祸患！”

“哦！有哪三大好处和三大祸患？”赵昌故作不解地道，“本官倒想听听！”

韩愈道：“首先，这擅自加征税赋，虽然各地都有，但毕竟有违朝廷法度；大兴牢狱，更非为官之道！此已铸成大错。大人若能将此错纠正，不仅百姓会为大人歌功颂德，而且将会充分显示大人爱民如子，体恤民意的美德；同时，大人也会得到世人‘清正廉明’、‘秉公执法’的好评。此乃我等为官之人所望也！”韩愈讲到这里，看了看赵昌，继续道：

“第二，刚才学生在院中，听到百姓纷纷议论，说大人与阎大人是乡党挚友，故官官相护，有意包庇，而压制群众。如大人秉公办事，将前任错误如实纠正，这些议论和传言，不仅将会不攻自破，还大人一个清白，而且还能更好地显示大人为官清正、不徇私情的高风亮节，大人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“第三，韩愈继续道，“人是有感情的。百姓心里也有一杆秤，你对他好，他对你也会好。俗话说：‘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’今天院中这些百姓找阎大人理论，就是因为他失去了人心。这件事大人若处理得当，定会赢得华州百姓之心，今后大人在华州将会一呼百应，何愁华州不治！此乃三大利也！”

赵昌听此，心中也不由一动，暗道：“这韩愈讲得倒也有些道理。”便道：“若是本官不减不放，将带来哪‘三大祸患’？”

韩愈道：“其一，若是大人有错不纠，定会激怒百姓，势必发生流血冲突，这样将会产生两种恶果：一是有人会指责大人处事不当，缺乏稳定局势和驾驭百姓的才能；二是将会引起更大的民愤，一旦有人挑动，即会发生民变。这两种结果，都会影响到大人的政绩和前程，若是被皇上得知，还会受到查处，并牵连到李相国。”韩愈说到这里，看了一眼赵昌，道：

“其二，大人若是不减不放，就是激不起民变，大人也要背上官官相护、徇私舞弊的罪名。华州离京城近在咫尺，此事很易传入朝中，不但会危及大人的清名和仕途，而且也会给李相国脸上抹黑，并带来麻烦。李相国也定会因此而责怪大人的！”

韩愈讲到这里，看着赵昌继续道：“其三，俗话说‘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’。民心不可欺！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阎大人因失去民心而被百姓围攻，

遭此大辱！大人若是不减不放，势必丧失民心，重蹈阎大人的复辙；若是激起民变，大人还会有性命之忧。学生所言绝非危言耸听，此三大祸患，大人不可不虑！”

赵昌听后，不由身子一震，暗道：“这韩愈虽是为百姓求情，但所论很是有理。此事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官声和前程，刚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，竟然去替别人擦屁股，而给自己找罪受呢！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！这韩愈果然是满腹经纶，看来这个人情是非送给他不可了。”便向着韩愈道：

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！韩大人此论，真乃令本人茅塞顿开！好吧，就依大人之言就是。”说罢，转向身边那个官吏道：

“去，告诉柳涧，今年所加征的赋税，全部取消，已征缴的，如数退回。因拒交税赋而被关进大牢的百姓，也一律放回。此事就由他柳涧去办理吧，从即日起，让他继续当他的县令。不过按照朝廷规定的税赋，今年是一文也不能少，否则，别怪本官不给他面子！”

韩愈听此，方松了口气。那官吏忙答应个“是”字，遂转身出去。韩愈见此，也站起身来，向着赵昌笑道：

“大人此举，真乃朝廷之福，百姓之福也！学生深表钦佩！咱们后会有期，学生先行告辞！”说罢，就要拱手离去。

那赵昌见韩愈欲去，忙客气地挽留了一番，韩愈不愿与之多谈，遂婉言辞出。赵昌将其送出客厅。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，就这样被韩愈给化解了。

韩愈和皇甫湜辞别赵昌来到院中，只见院中百姓簇拥着柳涧正在离去。皇甫湜望着柳涧的背影，向着韩愈道：

“这柳涧也算个硬骨头县令了！其性格品德和大人真有些相像之处呢！”

韩愈望了望离去的百姓，感叹地道：“我朝像柳涧这样的官吏实在是太少了！天下官吏若都能象柳涧这样，我大唐何愁不能中兴，百姓又何忧不能安居乐业呢！”

“先生说得极是！”皇甫湜接口道，“然而自古以来忠贤多厄，好人难当！就像先生，虽怀珠抱玉，政声显赫，然而却常常遭到奸佞和小人的谗诬，而身处逆境！这柳涧今后命运如何，还真难说哩！”

韩愈望了望天空的落日余晖和淡淡晚霞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天下事就是这样，古往今来，有奸佞就有忠贤，奸者乱其政而损其国；贤者治其世，而修其道。岂非也是数乎！”

二人说着来到客房门前，李贺、贾岛和刘述古等人都站在那里等候，大家高兴地迎着韩愈进入客房。

刘述古欣喜地道：“先生去见赵昌，开始大家还替先生担心呢，没想到先生去了不久，赵昌竟答应了百姓的要求！”

韦群玉道：“先生才略纵横，听说当年董晋平定汴州之乱，其谋略皆出之先生之手；分司东都期间，惩兵痞、查军商、整治佛寺，得心应手，纵横驰骋。可见先生胸怀王佐之才也！”

贾岛待韦群玉讲罢，遂向着韩愈和皇甫湜问及如何说动赵昌，使其改变主意。皇甫湜遂将韩愈如何舌战赵昌，使其折服的经过，叙说一遍，大家听后无不点头叹服。

李贺向着韩愈道：“先生不是言道：‘今后再不多管闲事，招惹是非了吗？’怎么这话讲了还未过三日，今天竟又为华州的百姓去说情了？”

韩愈不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若不制止赵昌，这院中马上就要发生流血冲突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。学生自幼以济世安民为己任。怎能坐视不管呢！”

皇甫湜笑道：“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：先生心里装的全是朝廷社稷和天下百姓。就像是疾恶如仇的大将军，嘴里说要息事宁人，不再多管闲事；但只要出现军情，便会马上披挂上阵，杀向敌人，而且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！现在你们相信了吧。”

李贺等人听后，俱钦佩地连连点头。

第 8 3 章

评新诗再论治国 送贾岛肝肠寸断

三日后，韩愈等人抵达长安。在京的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相贺，大家虽为韩愈平调兵部而多有不平，但也为韩愈能重返京师而感到欣喜。

韩愈到京不久即前去拜谒了宰相武元衡，武元衡一见韩愈到来，十分喜悦，问罢一路行程后，便将兵部情况向韩愈进行了简要介绍，然后看着韩愈宽慰道：

“这次退之调任兵部，其中情节可能已有所闻。虽这职方员外郎是个无足轻重的闲职，但其在天子脚下，功过是非可直达天庭。凭着退之你的卓越才华，高风亮节，定会脱颖而出，被皇上所看重。望退之高瞻远瞩，以国家社稷为重；莫要为一时之厄，而悲观气馁，折了忠臣的脊梁！”

韩愈听后道：“这次学生调迁京师，全仗相公大人竭力提携，虽则平调，然大人已经尽了全力。学生因性格太直，得罪人过多，故被他人诽谤诬陷已成常事。这次平调对学生来说，虽感有些汗颜，但绝不会使学生折服，而放弃做人 and 为官之道，这点请大人放心就是。”

武元衡听后高兴地道：“那就好！那就好！”接着又问了韩愈在东都宏扬儒道，倡导古文的情况，韩愈一一作了回答，二人直谈到天晚方罢。

韩愈回到长安后，张署和张籍真可谓是欣喜若狂，弹冠相庆。不仅他们这三个志同道合，共创诗坛“奇崛派”的老朋友重新相聚，而且被称为诗坛“双奇”的李贺、贾岛，也相随而至。这对张籍和张署来说，更是喜上加喜。正好，韩愈在兵部是个闲职，五人便经常聚在一起谈论诗文，评说时政，好不惬意。

这日，韩愈正与张籍、李贺、贾岛等人在谈论诗赋，只见张署不期而来，大家不由论及诗坛兴衰和乐府诗的形成与发展，张署向着李贺道：

“听说李公子正在向文昌兄学习乐府诗，近来收获如何？可有佳作？”

李贺道：“张大人的乐府诗，秉汉魏古乐府之风骨，采当今诗坛之精华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新乐府。读之清新流畅，活泼婉转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实在让在下折服。在下也十分喜欢乐府诗，但不得要旨，今经张大人一指点，真有点

忽如一夜春风来之感！”

李贺讲到此，向着大家道：“最近在下虽模仿张大人的新乐府习作了几首，但极不尽人意。既想拿出让诸位大人指教，又怕貽笑大方，这几日正在犹豫不决呢。”

韩愈笑道：“李公子的乐府诗本来已经辞彩精拔，现再经文昌一指点，更是锦上添花，摘艳薰香，何不拿出让大家一阅。”

张籍向着韩愈道：“李公子天资聪慧，刻苦好学，一点即通，并能举一反三，真乃诗坛奇人也！近日所作，已远在学生之上了！”

“张大人过奖了！”李贺忙谦恭地道。然后从袖袋中拿出一叠诗稿，看了看韩愈向着大家道：

“若此，在下只好献丑了：这两篇拙作，一篇是读古乐府《秦王卷衣》有感，并仿作之，名为《秦王饮酒》。待在下念来，请诸位大人指正。”说罢，遂吟道：

秦王骑虎游八极⁽¹⁾，剑光照空天自碧。羲和敲日玻璃声⁽²⁾，劫灰飞尽古今平⁽³⁾。龙头泻酒邀酒星⁽⁴⁾，金槽琵琶夜枒枒⁽⁵⁾。洞庭雨脚来吹笙⁽⁶⁾，酒酣唱月使倒行。银云栉栉瑶殿明⁽⁷⁾，宫门掌事报一更⁽⁸⁾。

花楼玉凤声娇口，海绡红文香浅清。黄娥跌舞千年觥⁽⁹⁾，仙人烛树蜡烟轻⁽¹⁰⁾。青琴醉眼泪泓泓⁽¹¹⁾。

“好！公子这首乐府诗，辞喻横生，沉博绝丽，还真有些张兄的诗风哩！”张署听后，不觉赞道。

“听公子这首《秦王饮酒》，好像似有所指？”韩愈接口道，“是否暗寓德宗李适？”

“是的。”李贺道：“德宗李适，性疑且暴，刚愎自用，且喜游宴。在下读《秦王卷衣》，颇有所感，遂似此作。”

张籍接口道：“公子这首乐府诗。前后十五句，用典达十余处，真可谓辞华典瞻，铺锦列绣，给人以满目珠玑、五彩缤纷之感，实在是好！”

李贺忙道：“大人过誉了！”

韩愈向着李贺道：“公子另一首是何内容？一并念来，让大家一起进行品评如何？”

“这一首叫《走马引》，也叫《天马行》。”李贺看了看手中诗稿道：“是在下读《走马客》有感所作。待在下念来。”说罢遂吟道：

我有辞乡剑，玉锋堪截云⁽¹²⁾。襄阳走马客，意气自生春⁽¹³⁾。朝嫌剑花净，暮嫌剑光冷⁽¹⁴⁾。能持剑向人，不解持照身。

李贺吟罢，大家都不由现出欣喜之色，张署向着大家笑道：“我大唐诗坛，写剑侠之诗，不下百余篇，俱是千篇一律，歌颂其英豪之气，唯有公子这篇《走马引》却与众不同，而是描写了其狂妄自大和意气骄矜之状，实在是推群独步，宏远微妙！”

韩愈拈着颌下短须，道：“李公子这篇《走马引》写得好，且不说其遣词用典之优劣，就其立意来看，实在是新颖，一扫我朝文坛众口一词、竭力赞美夸大剑侠作用之风。”

韩愈讲到此，向着李贺道：“当然，剑侠义士，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是应该肯定和歌颂的；但不少剑侠，只知为报私恩私怨而去拼命，是不应提倡的；更有甚者，把剑侠刺杀几个贪官污吏，作为济世安民，治理天下的希望和途径来赞颂，便是有些荒谬了！岂不知官场腐败，权佞横行，乃是圣道废弛，仁义不行所致，单靠几个侠客是无济于事的！因此必须明天道，正人心，方能从根本上消除弊政，铲除滋生这些贪官污吏、奸党佞臣的温床，从而实现国泰民安！”

“先生说得极是！”李贺听后钦佩地道。

大家议罢李贺之诗，又转向贾岛。张署笑道：“浪仙近日可有新作？是否拿出也让大家一饱眼福？”

贾岛忙道：“在下那些小诗，和李公子的大作相比，实乃天壤之别，况且近日也无甚作为，实在有些羞涩！”一旁李贺接口道：

“浪仙何必太谦，前日所作《忆江上吴处士》，清新绝尘，如初发芙蓉，怎说无甚作为？何不让诸位大人一观。”

“在下那篇拙作，还在揣摩修饰之中。”贾岛忙道：“有几处极不尽人意，怎敢在诸位大人面前献丑！”

韩愈笑道：“浪仙不必拘泥，以学生看来，你那篇《忆吴处士》已写得辞微旨远，意境融彻，非常好了，何不拿出让两位大人予以指点。”

张署向着韩愈笑道：“浪仙新作，看来退之已经阅过，定然又是一篇好诗。”

“浪仙有个好友名叫吴俊，上个月辞离京城，前往闽越。”韩愈道，“浪仙忆之，遂成佳作，写得非常感人。”说罢，转向贾岛道：

“你就拿出来，也让大家品评品评吧。”

贾岛见此，只好道：“那在下就献丑了。”说罢，遂拿出一张诗稿，看了看大家，念吟道：

闽国扬帆去，蟾蜍亏复团⁽¹⁶⁾。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此地聚会夕，当时雷雨寒。兰桡殊未返⁽¹⁷⁾，消息海云端。